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萨宁

[俄] 阿尔志跋绥夫 著 陈文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萨宁

[俄] 阿尔志跋绥夫 著 陈文娟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宁/(俄罗斯)阿尔志跋绥夫著;陈文娟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6341-0

I. ①萨…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3324 号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

**Санин**

---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7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 策 划: 黄育海 陈 征  
责任编辑: 张 翔  
特约策划: 邱小群  
封面绘图: 杨 猛  
封面设计: 汪佳诗

萨宁

〔俄〕阿尔志跋绥夫 著  
陈文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308,000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341-0/1 • 5064 定价:49.00元

## 企鹅经典丛书

###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士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 目 录

萨宁	1
导读	337

## 第一章

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就是受最先接触到的世界与自然的影响而形成性格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弗拉基米尔·萨宁却是在家庭之外度过的。没有一个人保护他或指导他；他的灵魂遂完全自由、别致地成长起来，恰如一株生在田野中的树。

他离开家庭有许多年了，当他归来时，母亲和妹妹丽达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的面貌、声音及姿态没什么变化，然而有一些异样的新的东西，在他的内心成熟了起来，脸上焕发出一种新的神采。他是在黄昏时分到家的，他安然走进房里，好像他五分钟前才离开那里似的。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肩宽背阔，脸上表情平静，嘴角微带轻蔑的意味，丝毫看不出倦意或激动，以致他母亲和妹妹迎接他归来的热闹兴头，自然而然地沉静了下去。

他吃饭和喝茶的时候，妹妹就坐在他的对面，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她爱他，像许多浪漫的姑娘爱她们常年离家在外的兄弟一样。丽达一直将哥哥想象成与众不同的人，所谓与众不同却是她借助书本上的描写自己构造出来的。她把他的生活看作一个不为人理解的伟大人物的悲壮的斗争、磨难与孤寂。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萨宁微笑地问道。

这种专注的微笑是他脸上常见的表情，但是，说来很奇怪，本来是很美丽而动人的微笑，竟使丽达有点反感，在她看来，这种微笑似是自满的表现，丝毫没有受苦受难与经历斗争的痕迹。她没有回答，转身机械地翻起一本书来。



午饭过后，母亲亲切地摸摸他的头，说道：

“好了，告诉我们你在那边的生活，及你所做的事。”

“我所做的事？”萨宁笑着反问了一下，“唔……怎么说呢……喝酒、吃饭，睡觉；有的时候我去工作；有的时候，我不做什么！”

起初，他好像不愿意说他自己的事，但是当他母亲细问起来的时候，他却很乐意地讲了起来。然而，也不知为什么缘故，总觉得他像在叙述别人的事一样，别人对其记叙持什么态度也无所谓。他的态度，虽是和善而且亲切，但却缺乏那种亲人之间非同一般的骨肉之情。好像这种和善和亲切是从他那里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如一根蜡烛发光，以同等的光辉照射于一切的东西。

他们走到通往花园的凉台上，坐在台阶上。丽达坐在底下的一层石阶上，沉默地倾听她哥哥说话。一股几乎觉察不出的凉意钻进了她的心里。她以一种年轻女性特有的敏感本能告诉自己，她的哥哥并不是如她所想象的样子。于是她在他面前，觉得羞怯与不安，好像他是一个陌生的客人。夜幕降临，微弱的阴影笼罩着他们。萨宁点了一支香烟，烟草的香味和花园里夏天的馨香气息融合在一起了。他讲到生活使他颠沛流离；他怎样地常常忍饥挨饿到处流浪；他怎么冒险参与了政治争斗，又怎样地觉得厌倦了，放弃了这些事。

丽达一动不动，心领神会地倾听着，她看上去既美丽却有点令人感到奇怪，如一般可爱的女郎在春日的黄昏中一样。

他告诉她的话愈多，她愈加清楚她所想象的那种轰轰烈烈的生活其实是既简单又平庸的。不过还是有些特别的东西在它里面。它是什么东西？她没能觉察出来。从她哥哥说的情形里看来，她觉得那种生活很简单、很无味、甚至还很庸俗。显然地，他曾随意地在什么地方住着，随意地做些事情；前一天在做工，第二天却又漫无目的地闲逛着；他贪杯好酒，和许多女人来往。在这样的生活后面并没有隐藏着黑暗和不幸的命运，它一点也不像她所想象着的她哥哥所过的生活。他的生活缺乏生

活观；他不憎恨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而痛苦。他有些话是信口说的，她听了却不知怎么竟认为那些话真是不体面。尤其是，当他告诉她，有时，因为十分拮据，他甚至不得不自己动手缝补他的破裤。

“怎么，你难道会缝补吗？”她不觉地问道，带着一种奇异而且耻辱的口气。她想，那是不体面的事，不是男人该干的活。

“我起初不会，但用得着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萨宁微笑地回答，猜到他妹妹在想什么。

女孩不自觉地耸了耸肩，沉默不言，凝望着园中。她觉得自己清晨醒来，幻想着阳光明媚，却看到天空又灰又冷似的。

她母亲也觉得有些难过。让她痛心的是儿子没有得到他在社会上所应得的尊贵地位。她说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了，以后必须安顿得体的点。开头她慎重地说着，怕伤害儿子，但是当她说看见他漫不经心听她说话时，她便生气了，于是她固执地主张起来，如顽强的老妇人所做的，以为她儿子有意气她。萨宁既不惊讶，也不生气：他像是没听清母亲的话，温柔又无动于衷的看着母亲，一言不发。

然而，当他母亲问道：“以后你想怎样生活？”他便也微笑地回答道：“呵！无论怎样都可以。”

从他那平静的语气和坚定的眼光中，这句话，虽然对于他母亲来说毫无意义，却于他来说有一种包涵深刻而丰富的含义。

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叹了一口气，沉默片刻忧伤地说道：

“唉……好吧，总之，这是你的事。……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们去花园中走走吧。花园现在收拾得挺好的。”

“好的，来，丽达……来带领我看花园去，”萨宁对他的妹妹说，“我差不多忘记了它是什么样子了。”

丽达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他们俩并肩走下那条朦胧的林荫小路。

萨宁家坐落在镇里的大街上，这镇很小，他们的花园延伸到河边，

在河的对面是田野。这住宅是一所古旧的邸屋，斑驳的圆柱和宽阔的凉台。花园却很大，草木丛生，颜色发暗，像一片深绿色的云彩铺在地面。一到夜里，花园就很吓人，好像有些凄苦精灵在丛林中漫步，花园的一侧几间空闲的房间里，铺着褪色的地毯，挂着污秽的窗帏，更显得阴森森的。通过这座花园，只有一条狭隘的小路，路上掉满了横七竖八的枯枝和几只被踩扁的青蛙。宅子旁边的角落里有黄色的沙闪耀着，在整洁的花床之旁，有一张绿色的桌放在那里，桌上在夏天常摆着茶或点心。这一小隅，充盈着简朴、宁静生活的温暖，与那所大的荒废的邸宅，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

当那座房屋隐没在绿荫中，他们被那些像活物一样沉默、静立、沉思的树林包围，萨宁突然抱住了丽达的腰。并用一种奇异的，半狰狞、半温柔的声调说道：

“你已经长成一个美人啦！……第一个你爱上的人将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人啊。”

一股热流从他那如铁的手臂涌出传遍了丽达那柔软的娇弱身体。她感到害羞并颤抖了一下，稍稍躲开了些，像是感觉到了一只看不见的野兽在逼近她。

他们俩来到河边。空气中弥漫着潮气与水气，芦苇在河中摇摆着，对岸的原野一望无际，最初的星辰已在变暗的田野、蔚蓝而温暖的天空中逐渐远去。

萨宁离开丽达，俯身拾起一段枯枝，咔嚓一声把它折断，将它扔进河中，水面泛起一道道平稳的涟漪、荡漾着，向四边散去。芦苇点着它们的头，好像在欢迎着远方归来的萨宁。

## 第二章

六点钟左右。阳光灿烂，花园中却已经有了浅绿色的阴影。空气中充满了宁静、光明与温暖，玛利亚·伊万诺夫娜正在做糖果酱，绿油油的菩提树下散发出一阵阵砂糖与覆盆子熬出来又香又浓的香气。萨宁从大清早起就在花坛边忙着，想方设法把有些受尘土与热气压倒的花扶起来。

“你最好是先把野草拔了。”他母亲提议道，她透过袅袅升起的淡蓝色的炉烟望着他，“告诉格隆极卡，她会代你拔去的。”

萨宁抬起满是汗水愉快的脸来。“为什么？”他说道，同时，他把飘悬到眉边的头发掠回去，“让它们尽量地生长着吧。我喜欢一切绿的植物。”

“你真是一个怪人！”母亲慈祥地看着他，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不知怎么竟对他所说的那句话感到高兴。

“你们才是怪人呢！”萨宁用充满自信的语气说道。他然后走进屋里去洗手，出来便安适地坐在桌边一张柳条编的靠背椅上。他感觉很快乐，轻松。绿荫、阳光、蓝天，就像一道道灿烂的光线投射进他的心灵，他的心灵也都充满了幸福，正敞开着迎接那绿荫、阳光和蓝天。他憎厌大城市的纷忙与喧哗。阳光与自由围绕着他；不用为将来的事焦急；因为他已做好准备承受生命会给他带来的任何东西。萨宁眯缝着双眼，伸了伸懒腰；惬意地享受着强健有力的肌肉带来的轻松。

一阵阵和风吹拂着。整个花园顿时活跃起来。麻雀们唧唧啾啾时远时近，它们欢快地谈论着那渺小、非常重要却又无人知晓的生活，而那

只杂色的猎狐狗密尔，则躲在一丛绿草中竖起了耳朵，伸吐着红色的舌头，躺在长草上面静静地听着。绿叶柔和地微语着，它们的圆影在平静的沙路上摇曳着。

儿子的平静使玛利亚·伊万诺夫娜非常生气。她是爱他的，一如她爱自己的每一个孩子，正因为如此，她才心情激动，她想激怒他，刺伤他的自尊心，侮辱——他，只要她的话和她对生活的见解受到重视就行了。在她漫长的持家生涯的每时每刻，她都像沙土里的蚂蚁一样，不停地营造着家庭幸福那脆弱、松软的大厦。这个长长的、像兵营和医院一样单调乏味的大厦，是由一块块小砖头砌成的，她像个平庸的建筑师，把这些砖头看成是生活的装饰物，其实它们经常给她增添麻烦，时而使她发火，时而让她害怕，而且经常使她忧愁，可是她仍然以为不能不这样生活。

“那么……以后就这样？”她抿了抿嘴唇，假装极注意地看煎果酱的锅，问道。

“你说‘以后’是什么意思？”萨宁反问道，然后他打了一个喷嚏。

玛利亚·伊万诺夫娜以为他连打喷嚏都是有意的，目的是气她，——虽然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可她还是生起气来。

“你们这里真好啊！”萨宁带着幻想地神情说道。

“是的……还不坏。”她还有点生气，所以冷淡地答道，但是她听到儿子赞美宅子和花园，还是很高兴，她已经和这个宅子和花园有感情了，就像是与可爱的亲人们相伴。

萨宁看了看她，若有所思地说：

“如果你不拿一些琐屑的事来烦我，那就会更好了。”

他说这话时的声音是温和的，与恼人的话语相矛盾，所以玛利亚·伊万诺夫娜不知道她到底是该生气还是该发笑。

“我该怎么看待你呢，”她忧郁地说道，“你小时候就那么不正常，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怎样？”萨宁高兴地问，好像他希望能听到什么特别愉快与有趣的事似的。

“现在你比以前更好了！”玛利亚·伊万诺夫娜尖声地说，并挥动她的汤匙。

“噢，那不更好！”萨宁笑着说。沉默了一会儿，他说：“瞧！诺维科夫来了！”

屋外来了一个身材高大、衣衫整齐、头发浅亮的美男子。他穿着一件丝衬衫紧紧贴在他那有点发胖却魁梧的身上，在阳光下闪耀着火焰般的亮光；他那双淡蓝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慵懒、温柔的神情。

“你们又在争吵了！”他从老远就拉长着懒洋洋的温和声音说，“真是的，你们又在吵什么呢？”

“呵，母亲认为一个希腊人的鼻子更适宜我，而我则十分满意于我所已有的这一个。”

萨宁斜眼看了看自己的鼻子，笑了起来并伸手握住了客人那只又厚又宽的手。

“唉，得了吧！”玛利亚·伊万诺夫娜恼怒地说道。

诺维科夫高声快乐地笑着；绿荫丛中传来了徐缓、浑圆、轻柔的回声，就像那里有一个和他一样快乐的人似的。

“哈，哈！我知道什么事了！……是在为你的未来操心。”

“瞧你说的！”萨宁带着滑稽的困惑神情说道。

“这你活该。”

“喂！”萨宁大声叫道，“如果你们俩一致攻击我，那我就走开了。”

“我看还是我先走开好了。”玛利亚·伊万诺夫娜说道，她突然对自己恼怒起来。她猛地把熬果酱的锅从火炉上端了下来，也不看他们一眼，就走进屋里。猎狐狗从草丛中跳了出来，竖起两只耳朵，不解地看着她。然后它用前爪擦擦它的鼻子，再以疑问的眼光，向屋里望着，飞跑到花园深处做自己的事去了。

“你有烟吗？”萨宁问道，对于母亲离去他很满意。

诺维科夫懒惰地移动了一下他的巨大的身体，拿出一个香烟匣。

“你不应该惹她生气，”他以和善的斥责的语气说道，“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了。”

“我怎么惹她生气了？”

“唔，你看——”

“你说‘唔，你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她常常来惹我。我从不要求别人什么，但愿她们让我安静吧……”

两人都不作声了。

“唔，你过得怎么样，医生？”萨宁问道，一边凝望那些在他头顶上边袅袅上升的雅致奇特的烟圈。

诺维科夫正在想别的事情，并没有立刻回答他。

“过得不好……”

“怎么不好？”

“唉！什么都不好。总之……无聊透了，这个小镇让我讨厌死了。无事可做。”

“你还无事可做？那你自己怎么却抱怨说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能永远只是看病再看病啊，还有另一种生活。”

“那么，谁阻止你去过另一种生活呢？”

“哎，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它有多复杂呢？……你是一个年轻、帅气、健壮的人，你还需要什么呢？”

“在我看来，那是不够的。”诺维科夫回答道，带着柔和的讥嘲。

“说真的！”萨宁笑道，“唔，我觉得够多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够。”诺维科夫也跟着笑起来。从他的笑声里可以听得出，萨宁讲到他的健壮与帅气之类的话，使他高兴，然而又使他

觉得有些发窘，像个相亲时的小姐似的。

“你缺少一样东西。”萨宁深思地说道。

“什么东西？”

“一个真正的人生观。你因为自己单调的生活而感到苦闷；可是，如果有人号召你把这生活完全抛弃了，到外面广袤的世界里去，你就害怕了。”

“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去当流浪汉吗？哼！……”

“是的，哪怕当流浪汉呢！你要知道我看到你就想：有一个人因为要争取俄罗斯帝国拥有一部宪法而终生被囚禁在席老塞尔堡，丧失了他的一切权利以及他的自由。可是，一部宪法对于他又有什么用？但是，当这是改变他自己厌倦的生活而寻求另一种生活的旨趣与意义，他马上就会遇到另一个问题：‘我怎样谋生呢？我是个健壮有力的人。如果我不能得到固定的薪水，我将失去日常的牛乳与茶水，我的丝衬衫、硬领子，以及其他的一切’我不是完蛋了吗？真是很奇怪……”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前者是理想的事业。而后者——”

“后者是什么？”

“嗯！怎么说呢！”诺维科夫在摆弄着他的手指。

“你看你怎么说的！”萨宁插说道，“你立刻就作出了划分。我真不相信你为了一部宪法而产生的苦恼会超过你因为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兴趣而产生的苦恼，可是你……”

“这倒是个问题，也许就是超过了！”

萨宁烦恼地摆摆手。

“唉！算了吧，如果有人要割掉你的手指，你会觉得比割掉别的俄罗斯人的手指痛些。那是事实，是吗？”

“或者是犬儒主义吧。”诺维科夫本想说句刻薄话，结果却显得可笑。

“也许是吧。但这是实情，如今不只在俄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里，



不仅没有宪法，连宪法的影子都没有。然而你之所以苦恼，是因你自己不满意现在的生活，并不是宪法的不存在。如果你说不是如此，那么，你是在说谎。而且还有呢，”萨宁接着说，他的眼中带着快乐的光，“你之所以苦恼，不仅是生活使你不满意，还因为丽达直到今天也没有爱上你。不是这样吗？”

“哎！你说的是什么蠢话！”诺维科夫喊起来，他的脸色变得如他的丝衬衫一样的红。他那双善良、平静的眼睛里，涌出了最单纯、真诚而窘迫的泪水。

“什么蠢话，除了丽达以外，你的眼里还能够看见别的东西吗？想占有她的愿望，是用大字在你身上从头到脚地写着呢。”

诺维科夫很奇怪地转过身去，开始在小路上走来走去。如果不是丽达的兄弟而是别的人对他这样说，也许会深深地使他痛苦，但关于丽达的话却是出之于萨宁之口，他听来觉得诧异；使他最初的时候，几乎不明白他所要说的意思。

“你知道，”他啜嚅地说道，“可能你是猜的，或者——”

“或者——什么？”萨宁微笑着问道。

诺维科夫耸耸肩，没有说话，望向一边。他断定萨宁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但是他不能告诉他这个，因为，从中学的时候起，他就一直对萨宁怀有真挚的爱，如果说了，那就意味着，他诺维科夫喜欢的是一个坏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他的脑子一片混乱，非常难受。他对于提到丽达的事感到痛苦和羞愧，因为这位女神是他所崇拜的，他又不能为了萨宁说到她而觉得生气。这件事令人难受，同时却又愉快得很。仿佛有人用滚烫的手抓住他的心轻轻地捏了一下似的。

萨宁不再说话，只是微笑着。他的微笑是专注而和善的。

停了一会，他说道：

“唔，想出一个词来吧；我不着急！”

诺维科夫仍旧在小路上来回地走着。看得出来他真的挺痛苦的。这